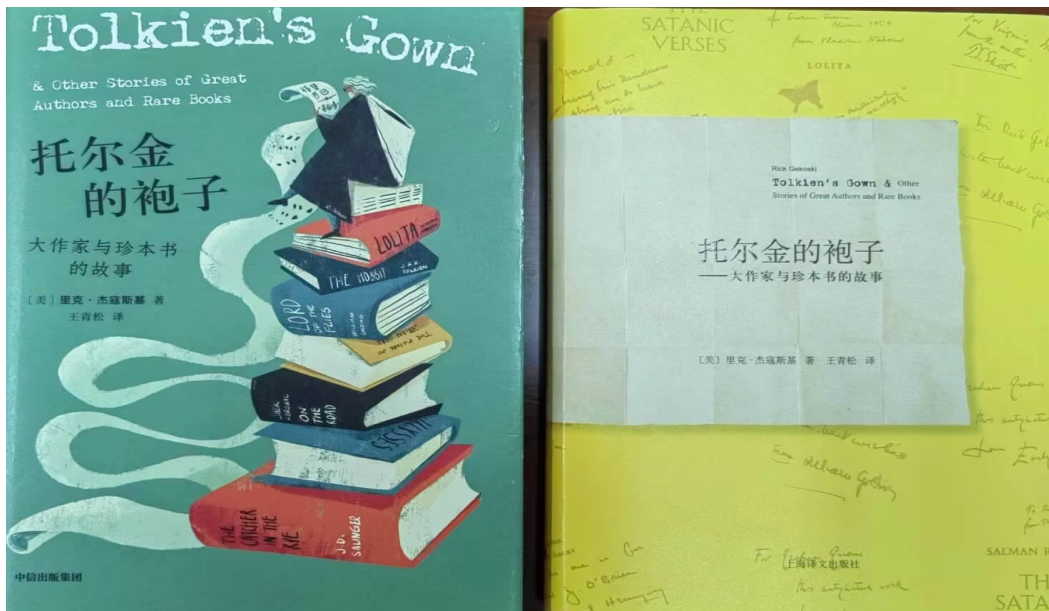


书海潮声

没了书，我还会是谁？

□陈时杰 文/摄



一

在买中信出版社《托尔金的袍子——大作家与珍本书的故事》(2021年6月1版1印)之前,已经有了上海译文版的《托尔金的袍子》(2011年5月1版1印)。买中信版的理由有三:一、此版为毛边本;二、有译者王青松签名;三、习惯使然。

作者里克·杰寇斯基(Rick Gekoski)出生于美国,后前往英国牛津大学读书,博士毕业后在大学教授文学,后来辞去教职,专门收售20世纪重要著作的首版及手稿。杰寇斯基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系列节目《珍本书,奇怪人》被赞誉为“第四电台的瑰宝”,也促成了《托尔金的袍子》一书的出版。

对于一般读者来说,很少能接触到珍本书,更多的是从书店里买来的普通版本。在我看来,这已经够了,毕竟书是用来读的,其他的只是书的增值部分。

但是,即使你得到了一本珍本书,却不了解其中的知识和掌故,这本书对你来说也索然无味,只不过是价值不菲的一本书而已;而对于这本书,却是明珠暗投、怀才不遇了。

二

里克·杰寇斯基有天接到牛津舍工查理的电话,查理问他是否喜欢读托尔金的书?里克·杰寇斯基以为有一大堆托尔金的藏书等着他呢,就充满期待地回答:“非常喜欢。”查理说,托尔金叫他把他一件旧校袍扔掉,但他想或许想要呢。里克·杰寇斯基想,既然书得不到,免费得到一件衣服一角绣有“R·托尔金”铭牌的破烂不堪的黑布袍子也聊胜于无,但坚决不要查理附带赠送的托尔金的几双鞋子和几件旧夹克。

旧校袍在里克·杰寇斯基住所阁楼一放就是10年,他自己也忘记了。10年后,他做起了专业书探,把那件旧校袍编入待售书目:“黑棉布质地,略有磨痕,有一丁点儿污迹,做工精致完好。”并标价550英镑。但里克·杰寇斯基还是觉得这个价格有点离谱,

可能不会有人要,结果被一位南美南部的学界怪杰买去了,他要穿着它出席大学的年度学位授予典礼。

里克·杰寇斯基并没有后悔当初没要托尔金的几双鞋子和几件旧夹克,真正让他懊悔不迭的是:“当年我认识托尔金之时,讨要签名的陌生人的队伍是如此之巨,以致他只能满足朋友们或莫顿校友们的要求。这签名对我来说本该是轻而易举之事,如果我保存下几本签了名的书,那我单靠它们,晚年过个舒坦的日子就有了保障。”

如今,一本托尔金签名的《霍比特人》也许要七万五千英镑,一本《指环王》的签名本大约要五万英镑了。

三

珍本书的买卖不全都是买卖,还有人情世故。1988年11月,里克·杰寇斯基出价4000英镑从格雷厄姆·格林手中买到题有“请格雷厄姆·格林雅正。弗拉基米尔·纳博科夫敬呈,1959年11月8日”上下两册墨绿色小开本《洛丽塔》,第二天转手就以9000英镑脱手,赚得干净利索,两人还从此成了朋友。很快,1990年的某一天,里克·杰寇斯基花了6000英镑购得伊夫林·沃题签给格雷厄姆·格林的那本预先发行的《故园风雨后》,里克·杰寇斯基打电话给格林,表示一旦书出手,会实实在在再补他一笔钱,格林拒绝了,他说:“完全不必,当初我们讲定了价格,就意味着我对那价格很满意。至于你能从中大赚一笔,那是你的本事,和我无关。”没过多久,里克·杰寇斯基就将这本书以1.6万英镑的价格卖给了一位善本书业界人士。

如今信息时代,通过网络购书也成了常态,于传统书籍买卖中的人情世故外,还有信任。

有一次,我在网上某平台看上一本书。书比较贵,说好价钱后,双方就加了微信。由于一切都谈好了,我就马上转账了。不想这位书商的反应特别有意思。他说我把他都整懵了。我一下没有转过弯来,就问:“懵什么?”他说:“上来就转账。”我明白他意思了,因为我相信他是一个书商,而不

是一个骗子。他十分感谢我对他的信任,并告诉我这本书的出处很好,希望我善待。他又强调,按照旧书行的规矩,旧书不问出处去处,他只能说这本书旧主很有名,也是因为我信任他,他也就多说了几句。

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,他没有马上收我的转账,而是等他寄了书,并发我快递单号后才收了钱。

看来,信任是双方的。

四

中信版《托尔金的袍子》收录了王强的推荐序——“《没了书,我还会是谁?》”,序中说“爱书人”一词大致涵盖了三个族群:第一类乃旧书商或珍本书商——三教九流、各式各样。第二类乃收藏者——视聚书如性命,宁可亏待肉身也不能委屈藏品,甚至翻翻书页都担心它会折寿,哪儿还会把它看作身外之物。第三类乃严肃的耽读者或弗吉尼亚·伍尔夫笔下令人敬畏的“普通读者”——对书的物质形态和价值持“空观”,从文字中汲取纯净精神的“阳光”和“水分”构成了终极的乐趣。

我在想,我属于以上三类人中的哪一类?或者哪一种都不是,纯粹是一个不打双引号的普通读者。像一个饭后独自出门的散步者,走走停停,停停走走,不在乎什么景色,也不在乎什么打卡点,漫无目的,自由自在,走累了,停一会,吹一下凉风,转身返回。

时光飞逝,一本本新书褪去了当初上架时的青春色彩而变得雍容柔和,像一瓶陈年的酒慢慢醇香,漫溢开来,醉人又醉心,这又何尝不是我们孜孜以求的某种精神的契合?

珍本书对于我这样生活在海岛上的作者来说,本来不可遇更不可求,就是有那么一本珍本书放在我面前,我也会装作视而不见——我不是它的最好的归宿,还是像里克·杰寇斯基那样娓娓道来,更能引发我对书之于我的重要性的认识,也会如王强先生那样发问:没了书,我还会是谁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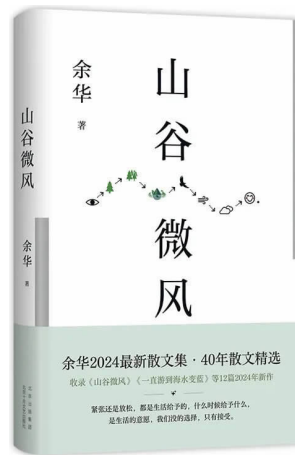
我是谁?

信息或许藏在你正在读的某本书中。

资讯播报

★ 第八届“花城文学奖”揭晓并颁奖。其中,李宏伟《灰衣简史》、张欣《如风似壁》获长篇小说奖;丁颜《雪山之恋》、尹学芸《苹果树》、韩松落《我父亲的奇想之屋》、杨知寒《连环收缴》、阿乙《二见未婚妻》获中篇小说奖;班宇《羽翅》、张楚《和解云锦一起的若干瞬间》、徐则臣《宋骑鹤和他的女人》、焦典《六脚马》、薛超伟《化鹤》获短篇小说奖;张执浩《没有结尾的梦》、雷平阳《夜伐与虚构》获诗歌奖;陈年喜《人们叫我机师傅》、雍措《越来越薄的等》获散文奖;何平“花城关注”系列点评获评论奖。

★ 余华《山谷微风》首发式举办。近日,余华新书《山谷微风》首发活动在三亚举办。活动现场,余华首先分享了自己的创作故事。今年2月底,他来到三亚居住,建筑物中的风、公寓阳台上的风、散步时的风,带给了他不同的感受,也唤醒了少年时对风的记忆,由此开始了这一散文系列的创作。他提到,以前写散文都是应别人要求去写,这一次则是自己的主动创作。余华引用古罗马诗人马提亚尔的一句话概括:回忆过去,无异于再活一次,“我写这本书就是有一种再活一次的感觉。”



★“何以敦煌”9月20日亮相上海中华艺术宫。“何以敦煌”大展以“文物+复刻经典洞窟+壁画彩塑”为形式,将汇集敦煌研究院馆藏展品共计168件套,多件重量级国宝文物首次亮相上海中华艺术宫(上海美术馆),这将是史以来敦煌文化艺术展品在上海最全面,最多样的展出。如敦煌研究院馆藏文物中体积最大的《北凉石塔》、入选国家宝藏的《归义军衙府酒破历》、证实记录莫高窟开凿时间的《圣历碑》、禁止出境(境)展览文物北魏刺绣佛像供养人等多件文物珍宝将与观众见面。展览将持续至12月20日。